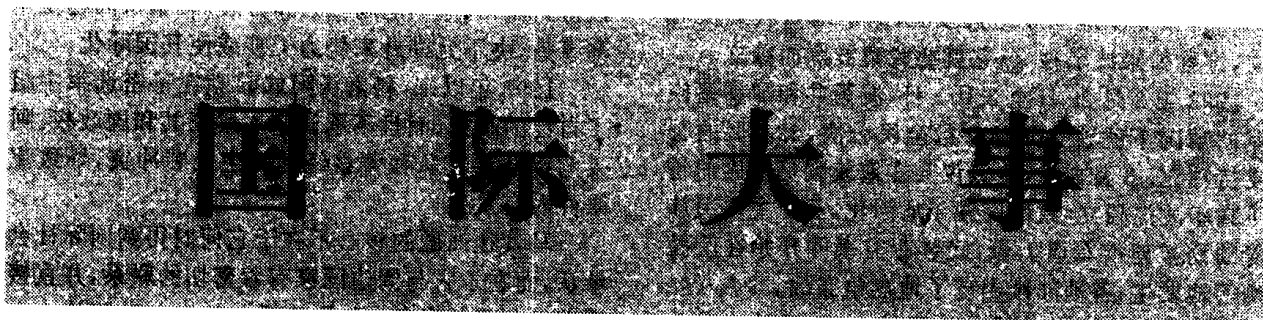




前南斯拉夫局势

1992年是南斯拉夫最终解体并陷入血雨腥风的内战的一年。随着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进入,克罗地亚的战争逐渐平息,素有“小南斯拉夫”之称的波黑共和国却枪声又起,并愈演愈烈,久拖不止;牵动多方神经的马其顿问题和科索沃紧张局势潜伏着酿成多国冲突的可能性。由前南斯拉夫危机引发的难民潮直接威胁着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国际社会为政治解决前南斯拉夫危机作出了艰巨的努力,主持召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提出多项可行性建议和方案;迫使交战各方达成多次停火协议。然而,每次均是墨迹未干,战事又起,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至年底仍然扑朔迷离。

一、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进入,前南斯拉夫的解体

1992年新年伊始,在联合国秘书长特使万斯调停下,原南人民军和克罗地亚军队于1月3日在萨拉热窝签署了内战爆发以来的第15个停火协议,表明冲突双方将接受联合国于1991年11月27日通过的向南派驻和平部队的721号决议。2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前南斯拉夫派遣约1.4万人维和部队的743号决议。但原南联邦和克罗地亚及克境内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在联合国部队的地区分布上存在分歧。原南联邦坚持和平部队进驻克境内塞族聚居区和克族聚居区的中间地带;克坚持和平部队应驻扎在该

共和国同塞及波黑共和国的边界上;克拉伊纳领导人则反对在其地区内部署联合国部队。经过艰难谈判和流血冲突,三方终于达成一致。3月,联合国和平部队进驻克罗地亚塞族聚居的三个地带,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接壤的边界地区则由进驻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进行监视。克境内原南人民军、克共和国和塞族武装或撤走或解散,武装冲突暂告平息。然而克境内塞族聚居区的最后归属仍然未定,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了酝酿已久的“新南斯拉夫”,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标志着存在47年之久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终解体。1991年6月宣布脱离南联邦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和1992年3月3日宣布独立的波黑共和国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并于1992年5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尽管由于希腊的反对,1991年9月宣布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尚未得到广泛承认,但事实上,在原南斯拉夫境内已呈现五国并存的局面。

二、波黑内战成为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焦点

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进入并未从根本上结束该地区的民族冲突。

波黑共和国是原南斯拉夫境内民族结构最复杂的共和国,境内三大民族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

亚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三个主要民族政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塞尔维亚民主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未来波黑的国体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主张独立,塞尔维亚族则反对独立,声称如果波黑独立,它就要脱离波黑而独立。

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波黑共和国在塞族抵制的情况下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62.6%的公民支持独立。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退席的情况下宣布波黑独立,致使民族矛盾激化,三个主要民族政党纷纷扩建准军事力量,武装冲突事件开始在萨拉热窝等地发生,各地陆续出现了地盘争夺战。

起初波黑三方曾就维持波黑统一、以民族成分为基础将波黑划分为三个地区达成原则协议,但未就具体范围等问题取得一致。4月6日和7日,欧共体和美国相继承认波黑独立,随后,塞族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脱离波黑独立,大规模内战从此蔓延至波黑全境。

卷入波黑内战的除三族非正规部队外,还有克罗地亚武装力量和原南人民军波黑驻军。西方报界透露,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各自利益,也通过各种方式向波黑的有关方面提供武器。南联盟共和国建立后,南国防部于5月10日与波黑当局就原南人民军的安置达成撤回波黑驻军中南联盟公民的协议。但南驻军中80%的指战员是波黑共和国的塞族居民,因而撤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波黑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到1992年底,塞族武装与克族武装已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分别占据了波黑60%和30%的领土,军事目标已经实现,国体问题的分歧已趋向一致。它们都力图在实际占据的领土基础上划定边界,按“瑞士模式”建立联邦制。穆斯林虽然发誓要“解放”“被侵犯”的领土,建立统一的世俗国家,但迫于情势的变化,也提出变通的方案,如实行划区自治,但不是按民族来划分,而是按经济特点和地理位置将波黑划分为8~10个自然区,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实行自治,但全国实行统一的军事和外交,各自然区不得同其他共和国合并。显然,未来国体之争仍然是波黑内战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波黑独特的民族和宗教特点,加之历史的原因,使它与原南各共和国、欧洲及穆斯林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波黑内战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国际性。倘若战火进一步蔓延,燃及科索沃和马其顿,乃至整个巴尔干半岛,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科索沃局势与马其顿问题是前南斯拉夫危机的新热点

科索沃是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在它的200万人口中,阿尔巴尼亚族人占90%。长期以来,科索沃的阿族人一直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企

图脱离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甚至要求与阿尔巴尼亚合并。但南、塞领导人都认为,科索沃是南塞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阿族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但不能闹独立和分裂。科索沃问题是南内部事务,决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或使其国际化。

1992年以来,科索沃阿族政党在秘密选举中组成了自己的政权,而且不承认塞尔维亚共和国政权。阿族人与南驻科军队和警察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导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马其顿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何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在于它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牵系着巴尔干的安危。占马其顿人口21%的阿族人大多聚居在与科索沃接壤的西部地区。1992年11月初,马其顿首都的阿族人因警察追捕违法倒卖香烟的阿族青年而与官方对抗,结果酿成武装骚乱,导致4人死亡,30余人受伤。这场武装骚乱立即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应。11月25日,在土耳其倡议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除南联盟和希腊之外的以巴尔干国家为主的11国外长会议,呼吁阻止一场可能发生的地区性战争。同时马其顿内部矛盾也不断激化。由于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的严厉制裁殃及马其顿,使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激进的反对党趁机发难,攻击现政府。令国际社会忧虑的是,如果持温和民族政策的现政府垮台,民族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历史上领土之争就可能重现,从而引起周边国家的争执甚至冲突,直至引发一场新的巴尔干战争。正是基于避免马其顿局势失控的危险,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12月11日做出了向马其顿派遣维和部队的795号决议。

四、南联盟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努力受挫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新当选的南联盟总统乔西奇、总理帕尼奇和南政府为制止波黑冲突、摆脱国际制裁、重返国际大家庭采取了重要的外交行动。他们宣布前南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不可侵犯,分别与克、波黑、马其顿共和国达成协议,准备在现存边界内互相承认的基础上实现相互关系正常化,支持对波黑的人道主义援助等。南政府的这些努力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但南联盟内部矛盾即南联盟政府与联盟内实力派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使南联盟的和平努力屡屡受挫,收效甚微。

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塞领导人坚持南联盟是前南斯拉夫的合法继承者,反对南联盟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强调所有塞尔维亚人应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支持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独立;不主张抢先承认马其顿共和国,不承认在科索沃存在歧视性法律。南联盟领导人则以制止波黑内战和解除国际制裁为首要

任务,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并与前南各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92年9月和11月,在南联盟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议席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和激进党两度对总理帕尼奇及其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只是由于黑山代表的反对,帕尼奇才侥幸化险为夷。12月29日,上述两党第三次弹劾帕尼奇,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对帕尼奇及其政府的不信任案。南联盟内部的变化使西方通过南联盟谋求前南问题内部解决的希望破灭,增大了和平解决前南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和西方对南军事干预的危险性。

五、国际社会调解前南斯拉夫危机

国际社会对前南斯拉夫局势格外关注。联合国和欧共体先后向波黑派出了军事观察员和和平使团,在冲突各方间斡旋,多次促成停火协议和召开和会,迫切希望采取措施,制止战火蔓延。

1992年安理会总共通过了20多项有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呼吁停止内部冲突和外部干预,并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冲突的实际步骤。5月30日,在欧美以及穆斯林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行贸易、航空和外交制裁的757号决议,以迫使它停止对波黑、塞族的支持。随后,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与美国一起,立即派遣大批海军,封锁南海岸线。6月10日,联合国维和部队根据6月8日安理会758号决议将其使命扩大到波黑,执行解除塞族武装对萨拉热窝机场封锁的任务,并于当月29日接管萨拉热窝机场。8月13日,安理会通过770号决议,授权其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对波黑共和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待援地区。9月19日,安理会通过777号决议,终止南在联大及其所属委员会的所有活动。10月19日,安理会决定在波黑上空设立禁飞区。这些空前严厉的国际制裁和孤立措施使南在政治经济上陷入极大困难。

8月26日,联合国和欧共体联合召开了前南斯拉夫内部问题伦敦国际会议,会议发表声明首次没有把战争责任简单地归于塞尔维亚一方,而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冲突的原则措施。其要点是:全面停火,将重武器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黑山边界设观察员,监督从波斯尼亚撤出一切重武器,加快人道主义援助,让难民重返家园,立即关闭所有拘留营等。随后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

谈判中,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万斯和欧文穿梭于交战各方进行调解,取得了一定成果。9月30日,南联盟总统乔西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双方将互相承认并实现关系正常化。南军队将撤出有争议的普雷夫拉卡半岛,使该地实现非军事化。10月23日,在联合国驻波黑和平部队司令法国将军莫里云的主持下,波黑三方的军事代表在萨拉热窝举行了首次会议,讨论有关执行波黑非军事化的日内瓦协议及其他人道主义和政治军事问题。11月10日,三方签署协议,接受联合国提出的11月12日起无条件停火的建议。但是以后的事实表明,战火并未因此停息。

12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未雨绸缪,通过向马其顿派遣700名维和部队人员的795号决议,以防止冲突向马其顿蔓延。这是联合国首次向尚未发生武装冲突和战争的国家派遣维和部队,同时,在一个非联合国成员国执行维和使命,在联合国历史上也属罕见。

在联合国积极寻求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危机的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也在酝酿对前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干预。6月26日,欧共体12国首脑聚会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并最后声明,表示不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西欧联盟的军事专家在伦敦开会决定实行海军行动方案,即西欧联盟成员国海军参加对亚得里亚海的封锁行动,以加强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禁运。7月底,在日内瓦召开了向前南斯拉夫战乱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连同8月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被认为是西方对南采取武装干预的政治、外交和舆论准备。伊斯兰国家也一再要求对波黑进行军事干涉,土耳其议会甚至授权政府可以应联合国要求出兵波黑;由于科索沃地区和马其顿共和国的局势骤然紧张,阿南边境以及希马边境也是一派剑拔弩张、秣马厉兵的气氛。

欧美国家都不愿前南斯拉夫战乱扩大而危及自身利益,但在前南危机上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布什政府采取的主动行动不多,因此受到克林顿指责。欧洲国家企图争夺解决前南危机的主导权,但力量有限。在是否进行军事干预问题上,美英于1992年12月中旬宣布原则上同意提出一项使用武力实施联合国建立禁飞区决议的动议,但又担心陷入无以自拔的战争泥潭。德国虽然积极插手前南事务,但以宪法所限为由拒绝出兵。法国等则担心动武会使其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员遭受伤亡。可以预见,如何制止前南斯拉夫战乱进一步蔓延,谋求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前南危机仍将是1993年国际政治舞台的主题之一。(马小宁)

欧洲一体化进程

在欧洲共同体的历史上,199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筹备了七年之久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于年底正式诞生,欧共体实现了自成立以来最宏伟的一个目标;西欧联盟起步向军事实体转变,法德正式组建欧洲军团,欧洲朝着共同防务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欧洲一体化建设同时也受到了重大挫折,深化与扩大均遇到严峻挑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程序受阻,欧洲货币体系遇到空前危机,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未能如期建成欧洲经济区。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意义而言,1992年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将长期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

一、统一大市场启动运行

1985年欧共体通过的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规定,1992年底是完成内部大市场的最后期限,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的立法措施(1990年4月定为282项)应于1993年1月1日前完成批准手续,并且转换成各成员国的立法。尽管1992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欧洲联合碰到了一些困难,大市场仍如期建成。

1992年9月2日,欧共体委员会通过了最后一份关于内部市场建设的报告。报告指出,282项立法已被欧洲理事会通过了90%,各成员国在把欧共体的立法措施转为本国立法方面,也表现积极,12国的平均转换率达75%,丹麦、法国和德国都在80%以上。据报告统计,付诸实施的措施已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例如:欧共体的内部贸易,已从1985年占欧共体贸易总量的54%增到1991年的60%;1988年以来大市场建设创造了15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欧共体委员会因而得出结论:统一大市场已成事实,从1993年起完全可以有效运转。

1992年底,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266项立法,诸成员国的立法转换率已达80%以上。1993年1月1日零时,欧共体12国用熊熊烽火庆祝统一大市场如期建成。

但是,大市场的诞生是象征性的,要使之名副其实尚需付出艰巨努力。单就“四大流通”而言,12国对人员自由流通问题直至1992年11月底的欧共体内政部长理事会上仍有分歧。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三国出于对本国安全的考虑,拒绝开放边界,其他9个申根协议

(1990年6月19日在卢森堡申根签署的有关国家公民自由通行等的协议,原订1992年夏季生效)的签字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其边界检查大约要到1993年夏季甚至年底才能取消。12国在间接税、动植物检疫等方面的立法转换未能完成,也影响大市场的运行。此外,理应在12国内通行的生命保险,要到1994年7月方可实行。有关水利、能源、运输、通信等应该公开的领域,各国有权视自身情况暂不开放。总之,要消除各国边界、技术和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壁垒,真正实现“四大流通”,还有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

二、防务联合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西欧联盟向军事实体转化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欧洲国家在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明显加强。

6月底,西欧联盟理事会决定加强作战能力。9月初,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国防部长在罗马联合倡议,建立一支欧洲海空部队,“由每个参加国指定的军舰组成”,“随时完成西欧联盟交给的使命”。10月,一个由40名军官组成的“军事计划参谋部”在西欧联盟总部诞生,其任务是筹建军事指挥系统和联络系统。联盟计划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的军队,总兵力为5万人,在法德军团的基础上组成。11月20日,西欧联盟在罗马召开由诸成员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部长理事会,决定自1993年1月把设在伦敦的西欧联盟常设理事会和秘书处迁往布鲁塞尔。在这次会上,希腊被吸收为新成员,丹麦和爱尔兰被接纳为观察员,冰岛、挪威、土耳其为联系国。理事会还通过了《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声明》,决定加强对前南斯拉夫禁运的检查,包括在亚得里亚海上对过往船只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两天之后,西欧联盟所属舰只首次检查了开往前南斯拉夫港口的两艘商船,标志着西欧联盟愈来愈深入地参与欧洲地区的“危机处理”。

法德拟建的联合军团也在1992年内大体准备就绪。5月21~22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举行第59次法德首脑会晤,正式宣布批准建立联合军团。两国于7月1日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成立联合指挥部。11月底,双方在巴黎就联合军团的职能达成协议,声称如果北约成员国受到侵略,法德军团将置于北约和西欧联盟的指挥之下。军团计划将于1995年10月开始服役。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等西欧联盟成员

国也表示了参加这一军团的意向。

三、《欧洲联盟条约》受挫

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12国在荷兰西南部马斯特里赫特小镇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旨在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2月7日,欧共体理事会正式签署条约,并且决定经各成员国批准后于1993年1月1日起和欧洲统一大市场同步实施。

马约由《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组成。《政治联盟条约》的基本目标是,12国将逐步达到奉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防务政策,扩大欧共体的权力和职能,增加欧共体决策权,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可采取特定多数决策的方式。《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1991年7月1日至1993年12月,要求所有成员国有效地协调经济、财政政策,各成员国货币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第二阶段从1994年1月至1996年12月,成立独立的欧洲货币机构并使之逐步完善,使各成员国的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趋于一致。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1月1日、最迟至1999年1月1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中央银行的内部事务,各成员国政府不得干预,银行的资本按成员国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摊派筹集。

1992年6月2日,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约,遂导致旷日持久的马约危机。9月20日,法国选民以51.05%的微弱多数通过马约。11月4日,英国下院仅以3票多数(319对316)通过马约,第二天梅杰首相宣布,待1993年5月丹麦第二次公决后再完成批准马约的程序。这样,虽然其他10个成员国在1992年内陆续完成批准程序,马约仍无法于1993年1月1日起如期生效。

1992年12月12日,欧共体爱丁堡首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就丹麦重新批准马约问题达成协议,同意丹麦不参加欧洲统一货币计划,对欧洲共同防务政策也不承担义务。会议没有就批准马约规定最后期限。这样,马约与欧洲统一大市场同步实施的设想未能实现。

四、欧洲货币体系爆发空前危机

1992年7月20日,德国不顾欧美伙伴的反对,把利率提高到8.75%,创战后最高纪录。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出现了抢购马克及抛售英镑、里拉、比塞塔等弱币的风潮,使弱币对马克的汇率一路下滑。9月14日,欧共体宣布里拉贬值7%。16日,英镑对马克的比价暴跌,英格兰银行当天两度提高利率,并抛出100亿英镑

的外汇支持英镑,仍未能挽回颓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跌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规定的1:2.778最低限之下。17日,欧共体被迫决定,英镑和里拉“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的比塞塔贬值5%。在这场席卷西欧的货币危机中,比利时法郎、葡萄牙埃斯库多对马克的比价也接近下限,法国法郎也遭到严重冲击。11月间,危机形成第二个冲击波,酿成当月22日比塞塔和埃斯库多同时贬值6%,丹麦克朗和爱尔兰镑备受投机打击,瑞典克朗也宣布和欧洲货币单位脱钩。法国法郎只是在马克的全力支持下才幸免遭劫。

欧洲货币体系是欧洲经货联盟的基础,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险些崩溃,也是马约受挫的原因之一。为防不测,欧共体已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督和对金融体系的改革。诸成员国也在加强协调,研究如何保护欧洲货币体系使之免受更大的灾难。

五、欧洲经济区协定推迟实施

1992年5月2日,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葡萄牙的波尔图正式签署建立欧洲经济区的协定。协定经两大组织的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批准后,自1993年1月1日起生效。

欧洲经济区是欧共体扩大的重要表现形式。19个欧洲发达国家建立起占世界贸易总额40%以上的贸易区,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无疑是欧洲一体化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欧共体以自己为核心、经济区为中环、东欧国家为外环的“三个同心圆”战略的组成部分。5月20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部长会议决定,加快在法规、管理体制方面向欧共体靠拢,在布鲁塞尔建立与欧共体相应的组织机构。

然而1992年12月6日,瑞士公民投票以微弱多数否决了欧洲经济区协定。这样,尽管其他欧贸联成员国和欧共体成员国均已批准协定,但该协定不仅在1993年1月1日无法实施,也少了一名重要成员国。欧洲经济区难产和马约危机及欧洲货币体系动荡密切相关。欧洲一体化深入受阻必然殃及它的扩大。

综上所述,欧洲一体化于1992年进入滞缓的困难时期,其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是经济不景气。1992年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1%,其中第二季度还是负增长。失业率从1991年的9.7%升到9.9%,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德、英、意、法等国爆发大规模的骚乱或示威。第二,西欧政局不稳,欧共体的主要成员国执政党地位普遍削弱。英国保守党政府仅靠微弱多数继续执政,梅杰的欧洲政策受到保守党内部的猛烈攻击。法国社会党信誉大跌,1993年3月立法选举前景暗淡。德国科尔政府威信下降。意大利勉强凑成的新内阁也极为脆弱。第三,东欧难民西涌,引发和加剧了西欧的社会问题,助长了各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第四,一体化和

国家主权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一体化深入发展,选
民们对削弱国家主权的疑虑加重。以上四方面的问题

解决得如何,将决定 1993 年一体化能否取得新的
进展。(魏 巍)

美欧日矛盾的发展

美欧日关系中相互竞争和争夺的一面在 1992 年
里明显发展。它们仍是盟国,但经济领域中的摩擦更加
尖锐,政治上争夺主导权的明争暗斗日趋明显。美国开
始把过去的被保护者欧洲和日本视为潜在对手,而欧
日则更积极地以平等伙伴姿态与美国一争高低。

一、美欧矛盾

贸易摩擦在美欧关系中最突出。从年初到岁末,
双方为此争吵不休。1991 年 12 月 20 日,关贸总协定
总干事邓克尔提出一项削减补贴的一揽子妥协建议,
以 1990 年为计算削减幅度的基期,到 1999 年欧共体
农业生产和出口补贴分别削减 20% 和 36%,享受补贴
的农产品数量削减 24%,平均关税削减 36%,并要求
关贸总协定各成员国开放出口市场 3%,6 年后增加到
6%。该项建议得到美国等的支持,但欧共体国家异口
同声地予以拒绝。法国官员担心此举会使“欧共体变成
一个由美国左右的自由贸易区”。世界关贸总协定范围
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由此搁浅,美欧相互攻讦。1992
年 2 月上旬,美国副总统奎尔为逼迫欧共体国家在贸
易谈判中就范,竟然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以放弃
保护欧洲安全相要挟,警告欧洲人“乌拉圭多边谈判同
北约是联系在一起的”。欧共体国家对此猛烈回击,迫
使布什两天后出面更正,否认贸易谈判与安全问题相
关。但由于美欧都坚持原有立场,使谈判长期陷入僵
局。2 月,美欧围绕政府采购市场问题发生激烈争吵,
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据报道,5 月法
国外长迪马访美时,贝克国务卿曾当面质问客人:“你
们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美国?”尽管法国外交部 7 月 2
日对此公开“辟谣”,但也承认法美之间在许多重大问
题上存在着分歧。7 月上旬,七国首脑会议连续第三个
年头许诺,要于年内结束关贸总协定谈判,但会议结束
不久,美法便相互指责。7 月 23 日,欧美油料贸易首轮
谈判不欢而散,美国指责欧共体对油料作物补贴过高,
声称将采取报复性措施,欧共体则一面表示愿意谈判,
另一面抱怨美国的行动缺乏法律依据。10 月,美欧就
乌拉圭回合的难点农产品贸易重开谈判,先在布鲁塞
尔,后在多伦多、卢森堡和芝加哥激烈地讨价还价,每
次都未取得进展。11 月 20 日,美国和欧共体代表在华

盛顿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宫达成一项原则协议,又称“布
莱尔宫协议”:欧共体将从 1994 年起 6 年内削减农产
品出口补贴 21%,并休耕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15%,在
此期间将欧共体对农业的出口补贴削减 36%。德国对
此表示欢迎,但法国立即予以坚决反对,并扬言要在欧
共体内使用否决权。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等国也支
持法国的强硬立场。由于美欧在农产品贸易上互不相
让,致使 1992 年里签署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的期望落
空,持续了 6 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不得不拖到
1993 年再作计议。

美欧之间 1992 年初还爆发了“空中客车”之争,美
国波音公司总裁在 1 月 13 日指责欧“空中客车”公
司享受了 21 年的补贴,扬言此问题如不解决,该公司将
采取报复措施。3 月 31 日,美欧终于就有关削减民用
飞机生产补贴问题达成协议,但协议细节并未透露,舆
论界认为这表明问题并未彻底解决。11 月底,美国又
宣布对法、德、英、意、比、西等 12 国的钢铁公司征收临
时反倾销税,指控它们的美国市场补贴倾销钢材,损害
美国钢铁工业的利益。除此之外,美欧间在纺织品贸
易、世界劳务市场以及军火市场上的摩擦也频频
发生。

在经济政策上,美欧也往往各行其是,难于协调。
美国为刺激经济回升,采取压低利率的政策,而欧共体
诸国因德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利率均偏高。美国对此抱
怨了整整一年,欧洲人依然我行我素。

冷战结束后美欧失去了共同敌人,原先美欧间以
保护被保护关系为特征的联盟基础动摇,加以双方力
量对比发生变化,因此,1992 年欧美对欧洲事务主导
权的争夺明显突出。困扰双方政治关系的症结,是欧洲
安全防务上的分歧。美国为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极
力假手欧安会、联合国等组织机构,特别是通过维持和
改造北约控制住对欧洲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它一再警
告欧洲不要干损害北约的事情,同时积极主张扩大北
约职能,尽快吸收东欧一些国家为其成员国。7 月上
旬,在欧安会第四次续会上,美国主张由北约充当欧安
会的“武装臂膀”,遭到西欧国家反对。与美国强调北
约作用相反,西欧努力加强西欧联盟,并在建设欧洲的
“独立防务”问题上迈出了一步。1992 年 5 月下旬,法
德首脑共同宣布批准筹建联合军团,企图使之成为未
来欧洲部队的基础。美国不断指责这是要同北约争夺

防务领导权,直到年底法德表示同意在北约受到军事威胁以及北约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支援时,有条件地将法德军团交北约指挥,双方的争吵才暂告缓和。6月底,被认为将发展成欧共体“武装臂膀”的西欧联盟决定加强自己的战斗能力。7月10日,它决定派遣联合舰队,参加对前南斯拉夫的禁运。就一定意义而言,这是欧洲人问鼎欧洲安全主导权的一个步骤。

此外,在中东,欧洲人被美国人排除在阿以谈判之外;在处理前南斯拉夫危机和援助独联体国家等政策上,美欧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在或明或暗地争夺主导权。

二、美日矛盾

1992年美日矛盾空前尖锐。1月7~10日布什访日,企图缓解已经非常紧张的美日关系。双方达成的《行动计划》重点在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特别是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问题日方就此作出了一些让步,但此后双方的指责和争吵反而增多。1月20日,宫泽首相表示,日方答应3年内每年从美进口2万辆汽车、汽车零部件进口增至190亿美元只“是目标,而并非诺言”。当月底,美国兴起抵制日货运动,公众反日情绪高涨。2月初,宫泽首相火上浇油,批评美国工人“缺乏职业道德”,在美国引起更大愤怒,造成日本汽车被砸,日裔美国人受辱。2月19日,名古屋中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波士顿遭两名白人枪杀。数日后,日本一房地产开发商在加州卡马里奥市被人刺死于车库内。许多美国人甚至认为,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很大程度上责在日本。日本则批评美国人是咎由自取,岂可嫁祸他人。美日朝野相互厌恶情绪日益表面化。

美日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直接原因是双边贸易严重不平衡。1992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高达436.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4.3%,占美国当年贸易赤字843亿美元的一半以上。据美国人统计,每1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逆差,会使美国丧失大约3万个就业机会。根据1991年签订的协定,1992年底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应超过20%,但自1992年3月起该占有率一直在15%徘徊。美议员要求对日采取制裁措施。为避免纠纷,6月两国就此达成协议,日表示愿采取特别紧急措施,增加进口。在高科技领域,从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两国企业涉及专利的诉讼达7件之多,且标的金额都在数亿至数十亿美元以上。1992年3月4日,美国霍尼威尔公司诉日本美能达公司侵害该公司自动对焦技术专利权案了结,后者同意支付1.27亿美元赔款。霍尼威尔公司又将矛头指向其他5家日本公司,并威胁说要对日本生产电视摄像机的厂商提出诉讼。可见,两国间的经济摩擦已从大米、汽车、半导体以及玻璃等产品,扩大到专利、投资和技术

领域。

为减少对日贸易逆差,美国主要使用两种手段。一是报复,依据综合贸易法“特别301条款”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日本货进入美国市场。1992年7月初,美众议院通过主要是针对日本的贸易法案,允许政府对参与不公正贸易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要求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数量和提高日本公司在美生产的小汽车所使用的自制部件百分比。这种办法有些威慑作用,短期内可收到实效。3月间,日本担心美国报复,曾宣布实行“自主限制”,保证1992年度对美出口汽车不超过165万辆。但日本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悄悄地突破自己规定的数额。第二是不断敦促日本开放本国市场,尽可能增加对日出口。这种手段则收效甚微。日本政府对美国要求总是表面应承,虚与委蛇,实则不予理会,1992年内在进口美国汽车和外国半导体问题上的情况就是如此。

鉴于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日本政治上加快了调整全球战略的步伐,希图尽早结束完全听命于美国的局面。1992年2月,日本舆论界主张联合国应“摆脱五大国霸权体制”,日本在其新的结构中应享有重要地位。7月,日本首相宫泽访美,提出日本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还流露出要同美平分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意向。宫泽的此次访美,被认为是“政治旅行”。对日本的这种动向,美国颇具戒心,曾一再强调不会放弃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世界事务主导权。美国国内“日本敌国论”也不胫而走。

三、欧日矛盾

欧日关系不如美欧关系或美日关系重要,双方纠葛也较少。1992年欧日矛盾的焦点,依然是日本产品倾销欧共体市场,而欧共体商品却和美国商品一样,多方努力仍难进入日本市场,造成欧共体对日贸易出现巨额逆差。1991年欧对日贸易逆差达280亿美元,据估计1992年这一逆差将在300亿美元上下。

日本的汽车、复印机、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乃至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和照相机,与欧洲同类产品相比,价格便宜,质量尚好,所以畅销欧共体市场。80年代末,日本汽车仅占欧共体汽车市场的10%,可1992年间,欧共体不得不作出规定,把日本汽车占欧共体市场的份额限制在16%以内,这就说明面对日本商品的咄咄逼人攻势,欧共体只能节节败退。

近些年来,日本积极采取技术输出、资本输出和装备输出,以取代部分商品输出,在欧洲内部大市场建成前先钻进去占领地盘,躲过欧共体对日本产品的进口限制。最为明显的是日汽车公司纷纷在欧洲设厂。仅在英国,日产汽车公司的小轿车厂1992年底已年产17.5万辆,本田公司的工厂将年产5万辆,丰田公司的工厂

也在年底生产出第一部车并计划年产10万辆。对此,欧洲人虽早有警觉,也在设法对付,却奈何不得。1992年底,日欧在汽车贸易谈判上,即因如何计算“出口”汽车数额等问题分歧严重,而未能达成协议。

在政治方面,日本依恃雄厚经济实力,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92年7月首次作为“特别客人”列席欧安会首脑会议。该次会议同意日本今后可以参加欧安会各级会议,但无决定权。从此日本将直接参与欧洲事务。日本要在欧洲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意图,同欧洲国家的考虑也是有抵触之处的。

1992年,美日欧三方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伙伴和对手。美欧联合压日本开放市场,缩小对外贸易顺差;日美携手要欧共体调低利率,不要把内部市场弄成“欧洲堡垒”,欧日一道指责美

国高赤字预算使西方经济回升乏力。在错综、变化的关系中,各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相互让步的余地缩小,致使政策难于协调,妥协难于达成。

总之,冷战结束后,联盟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欧日对美国的依赖减弱,美国也酝酿调整对欧日的战略。1992年春天,美国防部拟定一份《防务规划指导》草案,内中说美国“必须显示必要的领导作用使潜在的竞争对手不必去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必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姿态来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该文“劝阻”欧日不要向美国领导地位挑战。3月8日,《纽约时报》将文件的详细内容披露于众,立即在欧洲和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五角大楼虽然很快修改了这个文件,但美国实际上并未消除对欧日作为潜在对手的戒心。

(魏 巍)

中东和平进程

1992年,阿以有关各方进行了自1991年10月底马德里中东和会以来的第三至第八轮双边谈判。其间,隶属阿以多边谈判范围的地区经济合作委员会5月在布鲁塞尔、10月在巴黎开过两轮会议;环境委员会5月在东京、10月在海牙开过两轮会议;水资源委员会5月在维也纳、9月在华盛顿开过两轮会议;军控委员会5月在华盛顿、9月在莫斯科也举行了两轮会议;难民工作委员会于11月11~12日在渥太华只开了两天会议。1992年的阿以双边谈判分为巴—以、叙—以、黎—以、约—以四向进行。巴以谈判中双方在巴勒斯坦的最终地位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叙以、黎以之间的关键问题则是以色列分别从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撤出问题;约以虽无领土之争,但包括水资源在内的其他争端不少。经过一年的多轮谈判,阿以双边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轮阿以双边谈判(以1991年11月马德里中东和会中的阿以两边谈判为第一轮计算,如以1991年12月阿以华盛顿谈判为第一轮计算则为第二轮)原定于1992年1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但阿拉伯代表团为抗议以色列驱逐被占领土上的12名巴勒斯坦人而决定推迟与会。1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驱逐行为的决定,终使第三轮阿以谈判在1月13日得以恢复。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三方代表团克服了程序性分歧,使谈判从14日开始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先提出一个自治方案,其要点包括: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接替以色列军队;以色列军队在选举前分阶段撤离到边界指定地点;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监督下选举国民

代表大会,并由国民代表大会产生临时政府;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后地位”解决之前,临时政府行使管辖权力。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但以色列代表团宣称巴方的自治方案是“不能接受的”,并拒绝在现阶段讨论定居点问题。在这轮谈判中,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就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问题的谈判也未取得进展。

正当中东和谈进入关键性问题谈判之际,以色列参政的两个小党因极力反对巴勒斯坦自治,分别于15日和16日退出联合政府,酿成特拉维夫政府危机。沙米尔总理遂宣布提前大选,以色列代表团于16日奉召回国,致使第三轮阿以双边谈判突然中断。

经由美国居间斡旋,第四轮阿以双边谈判于2月24日至3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一开始,以色列代表团就提出以方关于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实行“自治”的方案。该方案建议由巴勒斯坦人接管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农业、预算税收、工商、旅游、地方警察和法院等12个方面的权力,但土地、水源和安全仍由以色列掌管。此外,方案未提及巴勒斯坦选举和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等要害问题。巴勒斯坦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方案,批评以色列把巴勒斯坦居民当作“这些土地上没有任何权利的居民”来对待。

针对以色列的方案,巴勒斯坦代表团在1月份制定的“自治”计划的基础上,于3月3日又提出了更详细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在1992年9月29日前,在国

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由190人组成的巴勒斯坦立法机构,任命一个由20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接管目前由以色列军政府掌管的上述地区所有权力,并建立“强大的警察部队”来负责这些地区的安全。该方案还要求以色列军队从上述地区撤走并停止移民活动。

在4日的谈判中,以色列代表团正式拒绝了巴方的自治方案,称之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不能作为谈判基础。而巴勒斯坦方面则坚持立即实施这一方案,并将确定选民、选区、选举工作人员这些选举的基本工作和司法工作做起。

在以色列—黎巴嫩谈判中,黎巴嫩代表团团长查马斯建议,如果以色列表示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保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同意讨论撤军的时间表,那么,黎巴嫩政府将“非常认真地对待”以色列关于安全方面的担忧。但以色列方面却坚持要把以色列撤军和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以及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连同一起讨论,致使会谈毫无进展。

在以色列—叙利亚谈判中,以色列首席代表阿哈龙提出,叙利亚要首先承认“1967年前的边界不再有效”,然后双方才能就两国的新边界问题举行谈判,新边界确定后以色列保证从戈兰高地撤军。但是,叙利亚方面坚持要以色列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必须首先撤出戈兰高地,然后再谈其他问题。叙利亚代表于3月4日向以色列代表转交了关于如何全面理解242号决议的正式声明。以方代表答应在重开会谈时给予答复。

第五轮阿以双边谈判于4月27~30日在华盛顿举行。在巴以谈判中,以色列代表向巴方提出了一个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市政选举”的方案,作为“临时自治安排”的第一步。巴方认为,以色列的方案是个不完整的计划,远远不符合巴勒斯坦提出的选举要求。巴勒斯坦代表团强调,选举不仅应在城市举行,而且应在全国举行,并产生巴勒斯坦的全国立法机构,接管以色列占领当局的一切权力。巴方指出,以色列的“市政选举”建议只是给巴勒斯坦人在市政和社会经济事务方面以地方自治权,而同时仍继续把持对安全事务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在叙以谈判前夕,叙利亚决定允许其境内的犹太居民自由旅行,不再受额外限制。在谈判中,以方要求叙利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叙以达成军控协议,进而签署两国和平条约,并使和约的签署与戈兰高地问题紧密挂钩。叙方坚持以色列必须首先确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作出具体撤军安排。

在黎谈判中,以色列提出要对黎巴嫩南部作出安全安排和民间安排,并相应地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和文官委员会,负责安全问题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步骤。如两委员会工作有成效,再讨论425决议的执行问题。黎方强调,必须首先实施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

撤军的425号决议,在此基础上,再协商确定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

在约以谈判中,双方重点讨论了水资源、环境、通讯、安全、边界及签署和约等问题。

在这轮为期4天的谈判中,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以色列6月大选导致政权更迭。工党领袖拉宾继任总理后,表示要继续与阿拉伯方面磋商和平问题,希望首先就被占领土巴勒斯坦自治达成协议。拉宾政府曾宣布,以色列不会永久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也不会撤退到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边界。关于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拉宾将其分为“政治的”和“安全的”两种,虽然宣布冻结属于前者的6500套居民点住房计划,但另外属于后者的1万多套居民点住房的修建照常进行。美国认为,拉宾政府较之沙米尔政府在政策上具有某种“灵活性”。以色列大选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立即出访中东,旨在为中东和谈“注入新的活力”。然而,阿拉伯国家仍旧疑虑重重,认为以色列在占领或拖延归还阿拉伯被占领土这一核心问题上,不会因政权更迭而出现突变。

第六轮阿以双边谈判于8月24日至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此前,以色列方面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作为谈判基础,来“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阿以和谈气氛。

在叙以谈判中,双方曾设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阐述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和叙以争端的原则,以便为今后谈判规划框架,但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僵持不下。叙利亚方面表示,可在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的同时,签署叙以“和平协议”,改变了它一直坚持以色列必须先从戈兰高地撤军,否则不能谈判和平与安全的立场。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改变了它先前一直坚持的必须先行签订叙以和约,否则不讨论从戈兰高地撤军的立场,并表示愿意归还“部分”戈兰高地领土来换取以叙间的“全面和平”。但在会谈中,以色列代表团有意回避就领土问题与叙方进行深入详尽的讨论。由于叙以在领土这个核心问题上的谈判未能取得突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的计划也随之告吹。

在巴以谈判中,双方因分歧尖锐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巴勒斯坦代表团批评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临时自治的安排中拒绝承认安理会242号决议的原则,即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致忽略了东耶路撒冷的地位、以色列撤军、停止移民活动等基本要点。而巴方在其自治的《框架文件》中明确表示,不能把东耶路撒冷排除在自治安排之外,要求以色列军队撤至双方指定地点,强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力和立即停止犹太移民等。但以方认为242号决议与临时自治安排无关,只适用于自治三年后开始的被占领土“最终地位”的谈判。

10月21日,阿以双方在华盛顿开始举行第七轮

谈判。因美国大选在即,这轮谈判提前于10月28日暂时休会。

在这轮谈判的前一阶段,巴勒斯坦方面与以色列代表就土地、水资源、权力、责任等方面的临时自治安排进行了非正式的小组讨论,并讨论了1993年春季在被占领土举行巴勒斯坦自治权力机构的选举问题。在叙以谈判中,双方讨论了全面解决中东冲突的原则及叙以争端的三个核心问题:土地、安全与和平问题,并就解决中东问题的全面性和双方的安全安排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黎巴嫩和约旦代表也与以色列方面分别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11月9~19日,第七轮阿以双边谈判在华盛顿复会。此前,美国当选总统克林顿曾于11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他将同布什总统共同努力,推动中东和谈继续前进。在这轮谈判进行的同时,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游击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不断加剧。尽管阿以双方继续讨论了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戈兰高地等问题,约以代表也就谈判议程初步达成了协议,但阿以代表频频相互指责,致使和谈再度陷于停滞状态。

阿拉伯舆论认为,谈判“倒退”的主要原因是阿拉伯国家担心美国当选总统克林顿采取比布什更亲以色列的态度,因此在等待观察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走向。美国政府为了不失去在中东和谈中的特殊地位,力图保持和谈势头,建议于12月举行第八轮阿以双边谈判。以色列表示接受这一建议,但阿拉伯代表认为,除非以色列在归还被占领土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否则第八轮中东和谈也难有实质性进展。

12月7日,第八轮阿以双边谈判开始在华盛顿举行。巴勒斯坦代表团敦促美国正式参加阿以双边谈判,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方面拟与以色列在第一阶段的会谈中讨论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以及选举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除安全和外交以外的各项事务的问题。

巴勒斯坦代表团将参加这次谈判的人数从14人减为4人,以表示对谈判进度迟缓的不满。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言人阿什拉维说,此举是向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传达的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因为“以色列仍没有进入正题,仍不严肃,仍没有遵守和谈的有关规定。”

以色列在谈判中表示,它将只允许巴勒斯坦人选举一个行政委员会,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约40%的地区,但以色列不会撤出被占领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谈判的首席代表鲁宾斯抱怨说,巴方减少代表团人数违反了规定,使会谈难以为继。此外,以色列继续与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分别谈判,讨论谈判议程问题。

12月中旬,一名以色列警官在被占领土遭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绑架后被处死。12月16日,以色列决定将415名巴勒斯坦“嫌疑分子”驱逐到黎巴嫩南部。17日,出席华盛顿第八轮阿以双边谈判的阿拉伯各代表团拒绝同以色列方面举行最后一天的谈判,以示抗议。这轮谈判至此不欢而散。巴勒斯坦代表团宣布,如果以色列不立即撤销驱逐令,巴勒斯坦方面将暂停参与中东和谈。1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799号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要求以色列立即将所有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安全送回被占领土。

迫于国际压力,以色列虽然采取了某些缓解步骤,但仍拒不改变驱逐决定。阿拉伯方面坚持,驱逐事件若不能妥善解决,中东和谈将难以恢复。美国等有关方面为此进行外交斡旋,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驱逐事件的妥协方案,以期尽早恢复阿以双边谈判。参见《世界知识年鉴》(1992/93)。

(朱梦魁)

俄美关系

1992年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之一一旦独立登上国际舞台,它同美国的关系便步入与冷战时期苏美对抗关系截然相反的轨道。一年来,俄美关系的中心是支持和援助叶利钦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化和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改革,使之不再逆转。双方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彼此又有疑虑,由此展开了频繁的交往。

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新协议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

统职务并将核控制权移交叶利钦之后,美国总统布什随即宣布承认原苏联所有12个共和国,迅速同俄罗斯等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并对俄罗斯在联合国继承苏联的席位也予以充分承认。

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首先关切的是核扩散和核裁军问题,即原苏联的核武器分别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掌握后是否会失去控制,以及1991年戈尔巴乔夫同布什签署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和他所作的裁军承诺是否继续有效。

1992年1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巴塞洛缪访问俄罗斯,就核控制和核裁军问题同俄罗斯领导人进行磋商。1月25日,为打消西方国家的忧虑,叶利钦宣布

俄罗斯不再把美国当作潜在的敌人,俄罗斯领土上的洲际导弹“不再对准美国的城市”。叶利钦的讲话受到布什的欢迎。1月28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裁减核武器的新计划。该计划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所谓的“主动行动”,即取消部分战略武器的发展计划,包括不再生产B-2轰炸机,取消发展新型洲际导弹计划,不再生产更多的MX导弹和新型的海基导弹弹头,停止采购更多的先进巡航导弹。二是有条件地采取对应的裁军行动,即如果独联体取消所有陆基多弹头导弹,美国将取消MX多弹头导弹,把民兵I式多弹头改装成单弹头导弹,并减少1/3左右的海基导弹弹头。此外,美国还将把大部分裁核战略轰炸机转为常规武器。

一天后,即1月29日,叶利钦便对布什建议作出反应。他在电视讲话中提出限制和裁减军备的新建议。叶利钦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提交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在此条约生效之前,俄罗斯将从战斗值勤撤下600枚陆基和海基战略弹道导弹,或者1250个核弹头;销毁或准备销毁130座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准备拆除6艘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停止某些种类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研制和现代化计划。此外,俄罗斯将停止生产图-160和图-95MC重型轰炸机;停止生产现有种类的空基和海基远程巡航导弹,并准备在相互对等基础上销毁所有的海基远程巡航导弹;放弃举行30架以上大规模重型轰炸机的演习;将带有弹道导弹的现役核潜艇削减一半以上,并准备在相互对等基础上完全放弃潜艇的巡逻。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将在三年内而不是七年内把战斗值勤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减少到原苏美协议规定的水平。他还表示希望俄美两国留下来的战略进攻武器都不再对准对方的目标。在反导弹防御等方面,俄罗斯准备同美国对等地销毁现有的反卫星系统,并且共同研制全球防卫系统以取代星球大战计划。叶利钦还宣布,已与乌克兰达成有关协议,将在比预计期限更短的时间内拆除部署在乌克兰境内的战略核武器。

2月1日,叶利钦在纽约参加安理会首脑会谈后前往戴维营同布什进行会谈。两人签署的《关于两国关系的戴维营声明》称“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潜在的敌人”,表示俄美双方的关系“将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但双方在削减战略武器方面未能取得进展。

为了实地了解原苏联各共和国独立后的政策动向,以便抓住布什原来在4月1日提交美国国会的《1992年支持自由法案》中所谓苏联解体所提供的“帮助自由在俄罗斯和欧亚国家生根并繁荣壮大的百年难遇的机会”,美国国务卿贝克于2月10~18日继上年12月16~18日访问俄罗斯等国后,在两个月内第二次遍访独联体各国。他此行重点除援助问题外,便是防止核扩散和促成核裁军。在俄罗斯,他于2月17日会见叶利钦,双方同意讨论建立一套预防弹道导弹的预

警系统,并一致同意今后军控谈判改由两国外长直接讨论。此后,贝克同俄外长科济列夫曾于2月18日在莫斯科、3月1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两轮会谈。6月8~9日,两人在华盛顿的会谈中终于原则上同意在本世纪末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4700枚,即双方在履行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削减5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但双方在削减何种战略武器上僵持不下。美国坚持销毁俄方占优势的全部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特别是美国认为对其威胁最大的SS-18导弹,而俄罗斯则力图保留均势并希望保留一定数量的陆基多弹头导弹。6月1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军队高级将领会议上批评美国企图在谈判中谋求核优势。但布什在6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否认美国追求核优势。

6月16~17日,叶利钦正式访问美国。他此行主要目的之一是争取早日落实美国早先宣布的西方240亿美元一揽子援俄计划。为此,他在裁军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同意在2003年前全部销毁俄罗斯的SS-18陆基弹道导弹,同时允许美国在作一些削减后,继续保有相当数量的潜射弹道导弹。双方确定在今后11年内将把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3000~3500枚。叶利钦称,他和布什的谈判是在没有人希望赢得单方面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叶利钦和布什签署了《华盛顿宪章》,再一次确定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10月,布什和叶利钦分别签署了两国暂停核试验9个月,即将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延长到1993年7月1日的命令。12月29日,美俄双方终于在日内瓦完成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草案。1993年1月3日,布什和叶利钦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条约。这一条约的基本内容就是1992年6月华盛顿会谈达成的协议:在2003年1月1日前将战略核武器弹头削减2/3,即削减到3000~3500枚。这比1991年7月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规定的7年内各自削减近40%即削减到6000枚,又进了一步。

美国和西方的援俄行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经济下降,社会不满情绪增加。俄罗斯领导人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以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美国也认为稳定叶利钦的地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一年来多次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

1月22~23日,美国积极倡议在华盛顿召开了由47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参加的援助独联体国际协调会议。由于各国对俄国政局会否逆转尚无把握,这次会议只提出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对于长期经济援助则提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如要求俄国实现“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尊重现有边界,建立能够控制武器的中央司令部,实行军工转产、军队不得介入政治

等。布什表示要拿出 6.45 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并从 2 月 10 日起实施代号为“行动带来希望”的向独联体空运 2 万吨左右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计划。

4 月 1 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和西方七国集团向独联体国家提供 24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包括:稳定卢布基金 60 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 45 亿美元;延缓偿还债务本金 25 亿美元;双边援助 110 亿美元。美国 1992 年在上述计划中所占份额将近 45 亿美元,其中 9 亿美元为美国在国际财政机构努力中所占的份额(约 20%),15 亿美元用于对俄罗斯的一项货币稳定基金,将近 21 亿美元为双边援助。这一揽子计划的大部分,包括稳定基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什么时候开始提供将取决于俄罗斯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否在 5 月间签订一项关于俄罗斯全面改革结构的“调整方案”的协定。这一“调整方案”要在西方监督下实施,俄罗斯应按西方标准完成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这个 240 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须经 7 月七国首脑会议最后批准。此外,布什总统还许诺,美国将取消那些限制美国公司与原苏联做生意的立法。

美国选择第六次俄罗斯人代会 4 月 6 日召开前夕宣布上述援助计划,对加强叶利钦及其政府的地位产生了直接效果。在俄罗斯政府遭受人代会猛烈批评的关键时刻,美国及其盟国纷纷发表声明或讲话,声称如果放弃现行改革政策,就将“中止对俄援助”。美国及西方的支持使盖达尔得以继续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4 月 26 日,盖达尔在华盛顿会晤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后,西方七国集团作出决定,原则上同意向俄罗斯提供 24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附有一系列条件:1. 减少预算赤字以稳定经济,减少政府的作用;2. 抑制货币增长以控制通货膨胀,停止向没有存活力的企业发放贷款;3. 建立发展市场经济(包括私有化和私有所有权)所需的法律机构和合同权利;4. 改革农业和能源部门;5. 建立外汇流动系统,使得原苏联的独立国家能完成它们的国际付款;6. 确定一个实际的、统一的、由市场决定的兑换率。决定指出,“只有在上述基础上”西方才可能“坚定地”支持叶利钦的改革,提供已答应的 240 亿美元援助。

在援助条件如此苛刻而又迟迟不到位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一部分舆论开始对以俄罗斯完全接受美国价值观为前提的俄美“伙伴关系”表示不满。在俄罗斯议会内,不少议员的“反西方情绪已经表面化”,反对派甚至指责叶利钦、科济列夫奉行“卖国政策”。4 月 2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放开能源价格。叶利钦考虑到此举可能带来更大幅度的涨价,“人民的忍耐力会崩溃”,回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叶利钦指出,俄罗斯不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改革。

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使美国及西方国家感到不安。5 月 24 日,63 个国家和 12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里斯本第二次召开国际援助独联体协调会议。会议决定,今后西方将由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援助转向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俄罗斯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并要求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把接受外援与谋求自救相结合。为了防止原苏联的核技术扩散而造成对西方的潜在威胁,经贝克提出,美、欧、日三方各出资 2500 万美元在俄建立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以阻止原苏联的核专家外流。

7 月 2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援助独联体国家的计划。该计划除过去已批准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农业贷款外,还包括:授权向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提供 4.7 亿美元经援,为稳定俄罗斯等国的货币提供 30 亿美元的基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123 亿美元的份额,以便该国际金融机构对俄罗斯等国经济改革进行援助。

7 月 8 日,西方七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叶利钦受邀赴会。美国积极促使与会国通过了同原苏联各国和东欧国家塑造“新的伙伴关系”的政治宣言,但在经援问题上实际成果不多。叶利钦希望迅速兑现 240 亿美元援助,他带去的“求援清单”包括要求西方发放第一笔 10 亿美元的贷款;允许俄罗斯至少延期两年偿还债务;希望西方出资 400 亿美元帮助改造原苏联建造的核电站。但他不愿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与会西方七国则提出“以援助促自助”的对俄 10 点计划,同意在 240 亿美元援助计划中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 1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8 月份拨款),用以解决俄罗斯的收支平衡问题。但其余经援将作为长远计划,根据俄罗斯“宏观经济情况”,即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改革的程度,再定是否提供和何时提供。会议原则同意推迟 1992 年到期的 100 余亿美元的俄罗斯债务偿还的时间,具体解决办法由俄罗斯与“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谈判商定。至于改建核电站问题,美国已在年初专门拨出 4 亿美元的改造款项,这次会议上各国表示无力再给援助。

10 月 29 日,77 个国家和 19 个国际机构的代表在东京召开第三次国际援助独联体协调会议,会上日本因为北方领土问题未解决,只答应向俄罗斯提供 1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代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除同意提供 4.3 亿美元的以粮食为主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外,表示美国已无力再多出钱。会议同意设立以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协调援助机构,负责分别对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进行技术和经济改革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据统计,1992 年俄罗斯从 240 亿美元的援助中实际仅得到 10 多亿美元。

售印火箭技术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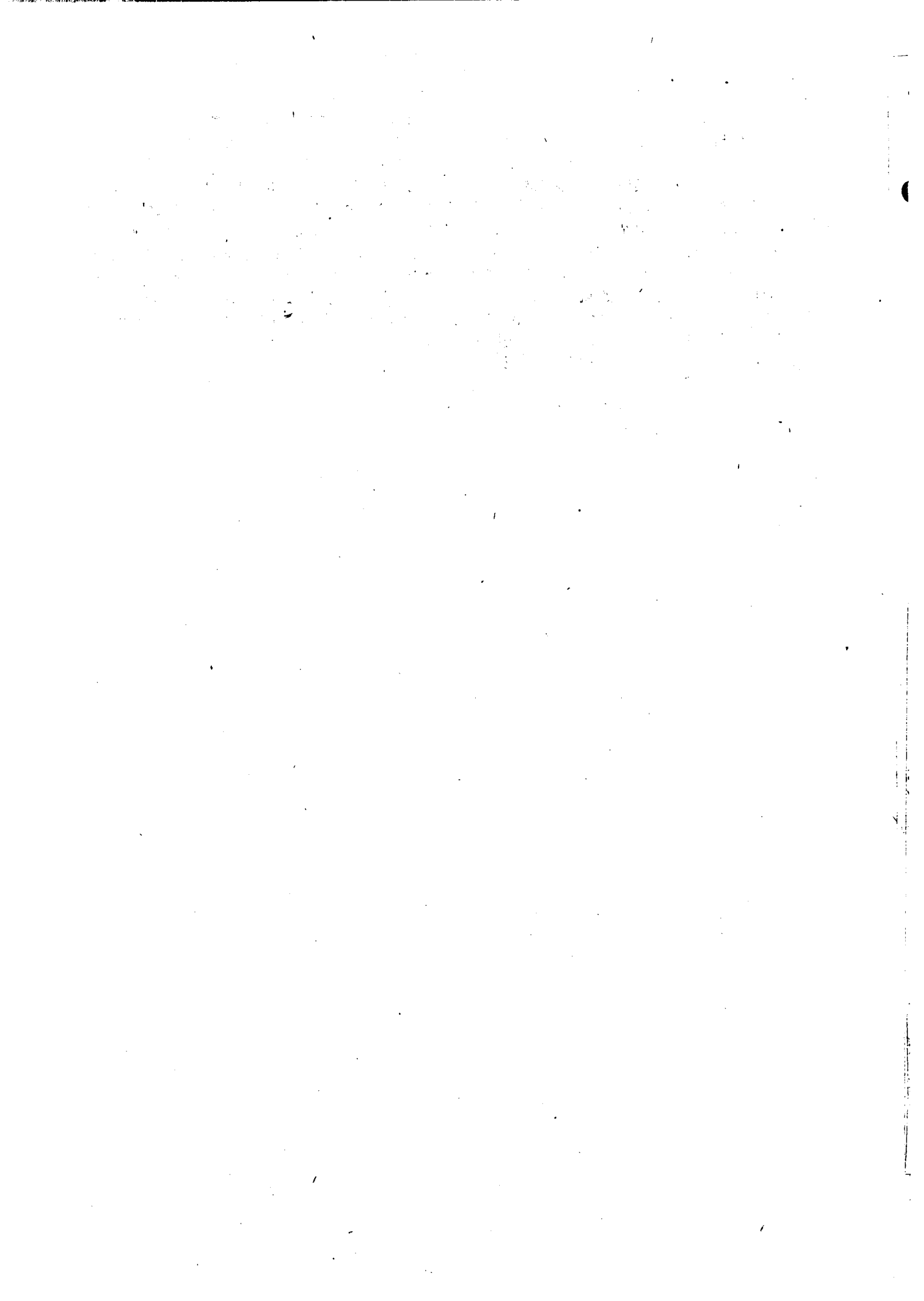
1992 年 5 月,俄美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箭之争。5 月

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低温火箭发动机的1991年协议违反了西方国家签署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协议”,如果俄罗斯不放弃该项交易,美国将采取制裁措施。当时正在新德里访问的俄罗斯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对此表示,俄将坚定地信守同印度达成的协议。5月9日,叶利钦和布什的电话讨论未能改变美国的强硬立场。5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俄印这笔交易,美国将在两年内断绝同俄罗斯(包括印度)航天机构的一切贸易往来。5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就此表示遗憾。自苏联解体以来,这是美俄政府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争执。

1992年7月科济列夫出席了东盟外长马尼拉会

议。他在会上说,“俄罗斯是双头鹰,东方对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西方”。叶利钦在11月中旬、12月中旬和1993年1月下旬先后访问了韩国、中国和印度,并把随后的出访目标定在日本。1993年1月29日,他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俄国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使所有政治因素达到合理平衡”等原则基础之上的。他表示,在同美国解决核裁军问题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实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这表明,俄国为了自身利益,在同美国结成“全球性战略伙伴”的同时,也不能一味损害它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

(孙宏治)



新闻事件、人物和名词

新闻事件

东西方经济首脑会议 1992年5月8~9日,首次东西方经济首脑会议在德国明斯特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西方七大工业国以及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等八国的经济、外贸部长和一些企业界代表,约100多人。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工业国家和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经济合作问题。西方国家代表表示,将对东欧国家的商品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准备提供技术援助。会议没有新的经济援助允诺,主要是为同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作准备,促使西方国家协同帮助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给他们更多的技术援助;另外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改革给予具体的咨询,帮助他们搞好私有化、经营管理、职业培训等,会议就此通过了东欧改善投资条件的十点计划,并决定今后东西方经济会议每年定期举行。

(沉思)

世界空间大会 1992年8月31日至9月5日,世界空间大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代表与会。这次大会是国际空间年的主要活动之一,其主题是“发现、开发与合作”。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讨论议题最广泛的一次国际性空间会议。大会期间,每天举行30多个专题研讨会,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弗纳·里德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世界空间大会讨论如何利用空间技术监视变化中的地球环境和保护环境及地球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他还呼吁在国际空间合作方面需要采取新的方

法,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惠永正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参加了与大会同时举办的大型空间展览会。

(沉思)

第15届世界能源大会 于1992年9月20~25日在马德里召开,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00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和能源专家出席了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能源与生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世界能源委员会主席约翰·福斯特在讲话中一致呼吁各国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加强合作,保护环境,以便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质量。与会者本着改善生活质量、加强团结与合作等原则,经过深入的探讨,对未来世界能源发展的前景、能源与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以及能源与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大会认为,发展能源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利各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时强调,经济的增长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步进行。

正在西班牙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邹家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当今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现状极不合理,能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消耗能源很少,而高收入的国家却大量消耗能源。他呼吁实施节能优先政策,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改革现行的能源价格体系,建立新的能源经济秩序。

(张人洁)

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纪念 1992年10月12日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航美洲登上华特林岛(也

有人认为是萨马纳礁岛,现均属巴哈马)500周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4~8月由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共同组织了沿哥伦布航线的环球航海船队;4~10月西班牙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航行的出发点——塞维利亚举办了主题为“发现的时代”的世界博览会;5~8月意大利在哥伦布的故乡热那亚举办了“哥伦布:船舶与海洋”国际博览会;10月11日西班牙政府在塞维利亚市举行了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的大会,等等。世界各地还举办了有关哥伦布的生平、到底是谁首先到达美洲、哥伦布首航美洲的历史作用等内容的各种学术研讨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印第安人组织举行了各种活动,抗议对这一事件的纪念。他们认为哥伦布到达美洲是当地印第安人受到征服和奴役的开始。早在198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即指出:“西班牙船到达新大陆构成了两个大陆相遇,而不是发现。因此为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所举行的应为‘纪念’活动而不是‘庆祝’活动。”

(张良福)

全球第一夫人会议 1992年2月25~26日,首次农村妇女经济发展全球第一夫人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会议通过《支持农村妇女日内瓦宣言》,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村妇女摆脱贫困。

农村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支撑起社会的细胞——家庭。同时,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事业中,她们也是一支生力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据国际农村基金会对117个国家的调查,67%的农村妇女直接参加农业劳动,55%的粮食产量归功于她们。农村妇女还积极从事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经济。但是,由于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千百万农村妇女生活贫困,许多人衣食短缺,积劳成疾,甚至死于非命。据国际农村发展基金会调查,发展中国家生活极度贫困的农村妇女人数已达5.5亿,约占农村穷人总数的6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由哥伦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土耳其6国第一夫人发起,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组织召开了这次第一夫人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70位第一夫人出席了这次盛会,她们同各国代表一起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角度剖析导致农村妇女穷困的原因,呼吁国际社会改变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努力给农村妇女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会议决定成立第一夫人代表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上海农委主任张燕,作为杨尚昆主席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张人洁)

俄韩“黑匣子”风波 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突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卢泰愚惊喜之余,在未检查“黑匣子”的情况下,便同意向俄罗斯提供15亿美元贷款。时

隔不久,韩国交通部负责人宣布,叶利钦交回的“黑匣子”是空的,根本没有飞行记录带。一时间,舆论哗然。

1983年9月1日,大韩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在靠近原苏联萨哈林岛的鄂霍茨克海上空被苏军战斗机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当时,韩国方面说飞机是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而苏联则认为这是韩国和美国联合策划的一次间谍活动。事后,韩国一直希望得到“黑匣子”,以便弄清事故真相。

这次叶利钦交回空“黑匣子”被韩国人认为是“欺骗”。舆论认为“叶利钦愚弄了韩国民众”,要求中止给俄国的巨额贷款,要求俄方公布击落客机事件的真相,反对派则嘲笑卢泰愚政府“愚蠢”、“不称职”。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被迫向全国道歉。韩国政府指示其驻莫斯科大使向俄方提出抗议,并强烈要求归还“黑匣子”内记录飞行数据的磁带。

面对这种情况,12月8~9日,俄罗斯倡议在莫斯科召开了有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国际民航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决定由国际民航组织主持调查工作。

(张人洁)

“佐川快件公司”丑闻 1992年2月1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特别渎职罪嫌疑”之名,逮捕了东京佐川快件公司前社长渡边广康及3名有关嫌疑犯。这桩原本属于公司内部纠纷的案件却因涉及与政界人士之间的“金钱授受关系”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震撼了整个日本。

佐川快件公司是佐川快件集团公司的一个主要公司,主要从事汽车运输业。该公司前社长渡边广康与佐川快件集团董事长佐川清关系甚笃,被视为佐川清的得力臂膀;同时,他与政界人士交往甚密,并通过这层特殊关系,为公司牟取巨大利益。渡边又是一个慷慨的“赞助者”,佐川清从内部材料发现,渡边擅自向一些关系密切的公司提供债务保证和贷款,给本公司造成126亿日元损失,便于1991年7月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告。经过东京地方检察厅调查,这起案件不仅仅是内部钱财纠纷,它还涉及到该公司与政界人士间的“金钱授受关系”。据渡边广康供认,他曾向包括金丸信在内的10多名政治家共捐款22亿日元。

佐川案曝光之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金丸信不得不承认接受了5亿日元的“政治捐款”,并引咎辞职。接着新潟县知事金子清也因在选举时接受佐川快件公司3亿日元“政治捐款”而辞职。渡边等人不仅与自民党人有联系,同在野党议员也有来往。佐川案件再一次暴露了日本政治机体上滋生的“金钱病灶”,严重冲击着日本政局。

(张人洁)

“拂晓丸”运钚风波 钚既是核燃料,又是制造核武器的重要材料,近年来日本大量运进并储存钚,引起世